

南  
陽  
集





集 陽 南

撰 湘 趙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朱

南

王雲五

撰者

趙

湘

陽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五

上海及各埠

# 原序

曩予以布衣偕計來京師。凡當世有名士必求得其文章盡疏之牘。凡數十百家其間南陽趙叔靈詩編十餘解。清整有法度。渾焉所得。不琢而美。無丹麗而采。然恨未見其多。疇體亟醻。聞雅音不竟曲。其嫌于願也。後四十年。予爲益州。于是叔靈之孫抃。以殿中侍御史領益路轉運使。始盡得叔靈所集。疾啓而玩。快然乃大償所素。則詩之外又有文焉。其文恢動沈蔚。不減于詩。然叔靈以詩自名。信其好也。叔靈名湘。淳化中貢進士。未試而春官已題其警句于都堂之壁。俄中第。調廬江尉。閱期卒于官。生平所蘊。未及設張。論著不盈志。名雖在四方而不徹天子齋。恨大宵與化而燭報亨之昧昧。使仁鄙一歸于數。可勝歎哉。殿中曰。君旣知吾祖。請遂冠篇以信于傳。予曰。諾。大抵近世之詩。多師祖前人。不丐奇博于少陵。蕭散于摩詰。則肖貌樂天。祖長江而摹許昌也。故陳言舊辭。未讀而先厭。若叔靈不傍古。不緣今。獨行太虛。探出新意。其無藉一家者歟。惜壽奪其壯。不克廣取而究述。寧天子詩有所嗇乎。殿中蹈慶趾。復有名于時。爲天子才臣。則叔靈弗大于身。而大于後者。身雖歿。其言立。意所謂不朽者。叔靈尚無憾云。雍丘宋祁撰。

# 南陽集目錄

## 卷一

賦三首

頌二首

## 卷二

五言律詩六十八首

## 卷三

七言律詩三十二首

七言絕句五首

## 卷四

五言排律二首

論二首

箴銘六首

辨四首

## 卷五

說四首

解一首

雅八首

序六首

卷六

雜著六首

臣等謹案南陽集宋趙湘撰。湘字叔靈。其先自京兆徙家于越。至湘始家于衢。遂爲西安人。登淳化三年孫何榜進士。卽熙寧名臣資政殿大學士趙抃之祖也。宋史抃傳不著世系。故湘仕履始末亦不具于史。惟蘇軾爲抃作碑。稱湘官廬州廬江尉。其後追贈司徒。則以抃貴推恩者也。湘著作散佚。僅宋文鑑載其春夕偶作詩一首。刻錄載其刻中齊唐郎中所居詩一首。方輿勝覽載其方廣寺石橋詩一首。瀛奎律髓載其贈水墨巒上人、贈張處士詩二首。文翰類選載其秋夜集李式西齋詩一首。雲門集載其別耶溪諸叔詩一首。爛柯山洞志載其遊爛柯山詩一首。餘悉不傳。併南陽集之名。知者亦罕。惟永樂大典所載詩文頗多。裒之尚可成帙。北宋遺集傳者日稀。是亦難覩之秘本矣。案元方回作羅壽可詩序。稱宋刻五代舊習詩。有白體、昆體、晚唐體。其晚唐一體。九僧最追真寇。萊公、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遙、趙清獻之祖。凡數家深涵茂育。氣勢極盛。又回所選瀛奎律髓評湘贈張處士詩曰。清獻家審言如此。宜乎乃孫之詩。如其人之清。有自來哉。云云。其推挹者甚至。然回錄湘二詩。皆取其體近江西者。殊不盡湘所長。今以永樂大典所載觀之。大抵運意清新而風骨不失。蒼秀雖源出姚合。實與雕鏤瑣碎務趨僻澀者迥殊。其古文亦掃除排偶。有李翹、皇甫湜、孫樵之遺。

非五季諸家所可及。沈埋晦蝕，幾數百年。今逢聖代，右文復得掇拾散亡，表見于世，豈非其精神足以不朽。故光氣終莫可掩歟。其中揚子三辨一篇，推重揚雄，殊爲過當。然孫復、司馬光亦同此失。蓋北宋儒者所見如斯，不能獨爲湘責。知其所短則可矣。方回又稱清獻漕益路時宋景文序叔靈集歐陽公跋亦稱之。是原集實朴所編宋祁、歐陽修皆預裁定名流精鑒體例當必可觀惜其目次已不可攷。謹分類排訂釐爲六卷，具錄如左。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侍講學士臣紀昀

纂修官檢討臣王汝嘉

# 南陽集卷一

宋 趙湘撰

## 賦

### 正性賦

性天性也不可以不正易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又曰利貞者性情也從而正之則爲仁爲義爲剛直爲果毅其于君也爲唐堯爲虞舜爲禹湯爲文武其于臣也爲夔龍爲伯益爲臯陶爲說爲申皆是也其于教也爲尹爲旦爲丘爲軻反而邪之爲詭爲詐爲淫亂爲錯雜其于君也爲夏桀爲商受爲秦始爲隋煬其于臣也爲檮杌爲窮奇爲管爲蔡爲高爲斯其于教也爲楊爲墨爲申爲韓抑邪之正損益可知也士君子立身將保太和決利貞非正性則不可得故作正性賦

噫嘻乎淳和之遯兮天性靡常澆漓之生兮錯雜玄黃執之以正兮厥道彌昌捨之而邪兮其道將亡悲夫君子之爲性兮豈不宅正而居方將卜基于聖闡兮實爲其良薙詭譎之根兮投彼遐荒騁忠良之砥兮卽乎中央斤道斧德兮振乎紀綱繩聖墨賢兮求諸棟梁崇仁乎高墉兮墨義平牆構禮于廡兮作樂于廊惟聰啓戶兮惟明啓房惟智是奧惟孝是堂始經中而營外終藻文而繪章嚴其闡兮魑魅不得而飛揚職其事兮淫亂不得而弛張次三皇兮爲虞而爲唐後二帝兮爲禹而爲湯尹完旦葺兮其址熒煌

丘整軻修兮厥道芬芳伊姦回之肆毒兮情性爲殃惟昏愚之嗜昧兮仁義攸荒隨澆逐浮兮深爲滄浪積亂堆邪兮如彼高岡盡壞朽桷兮爲韓爲莊拔柱傾基兮爲墨爲楊始絕聖棄智兮其禍微茫終反道敗德兮罹毒汪洋孰當救之兮捨短從長非正夫性兮其何以當惟其固之兮罔用弗臧俾之求象兮繫于苞桑

姑蘇臺賦

勾踐病使西施來夫差悅作姑蘇臺于是闢椒築蘭基煙構月屹屹而立出巖谷之超絕雕沈鏤檀塗霞  
鶩雪搜瓊取瑰疑山之枯懸珠錯金畏海之竭參其上若天門之欲逼壓其下若地軸之將折楹飛鳥礙  
欄倚雲截山其節藻其棁欲使西施慰其心而且夕望越復慮其神魂之未樂命金石絲竹發宮商羽角  
秦聲鄭聲日月更作衆喧吞之于管萬籟沈之于索霓裳參差若晴霞之未移歌喉宛轉若貫珠之在茲  
肉如山焉或腐而棄之酒如河焉或厭而傾之遂使一人兩人笑而千人萬人悲一人兩人飫而千人萬  
人飢悲者之聲百倍于歌之聲飢者之情千倍于酒之醒嗚呼夫差之心也西施懽則聞天下人哀則不樂則  
不知知者則憂其憂不知者亦不增其羞夫差之耳也西施懽則聞天下人哀則不聞聞者則憂其不懽  
不聞者亦不察其哀使人惶惶不知所裁忠臣之言賤如紅埃一旦樂極越兵東來歌變舞罷棟崩桷摧  
以金以玉爲塵爲灰麋兮鹿兮優哉游哉噫吾不知西子登是臺也望越耶待越耶樂吳耶醉吳耶向使  
夫差憂吳之民如西子固吳之壘如姑蘇則雖鴟夷之籌自救無憊何暇爲人謀吳之滅也人或悲之吳

之後也。秦其鄰之。秦人亦悲。悲之未終。變之爲阿房宮。阿房之後。魏人復哀。哀之未已。變之爲銅雀臺。銅雀之後。陳人知之。陳不自見。變之爲水殿。水殿之間。隋君及之。隋不自憂。變之爲迷樓。迷樓之後。知之而不自知者。雖百世可知也。吁。

後感知賦并序

前感知賦。隴西李翹作。其感梁補闕肅也。後感知賦。南陽趙湘作。其感羅著作處約也。端拱二年秋九月。湘窮悴在衢。適羅君衡欽恤之命南來。湘始聞羅君好詩。復以王命迅速。罔以留駕。不暇以所爲文爲贊。但獻詩二軸。就館一見。稱賞過分。且曰。當垂名爾。豈止博一第。換一官而已。余當力薦子之善于公卿大夫之前也。逮夫去衢赴輦下。過蘇杭揚泗之間。逢知識之士。往往不語他事。而騰口振齒。首鼓其名。南北之人。有來衢言是事。時時聞之。踰一年。羅君不祿。湘不幸也。又一年。湘由再舉抵京師。復于朋友間聞君吹唱之聲。猶在耳也。又聞以湘章句題公卿屋壁間。其志也。蓋欲使王公大人共知之。然後共成之。聆其說。酸腑墮睫。不知身之所以處也。嗚呼。知己不易得也。羅君當時之譽。確然未嘗輕許湘也。何人獲譽如是。得非天與之而又奪之耶。所以恨者。惟始一見。未得盡贊文藝。是所贊之淺。而受知之深矣。苟天授羅君。使湘再見。得罄所有。羅君必當直薦于明天子之前。況于公卿大夫乎。不知梁肅之知李翹。能如是乎。噫。趙湘之賢。不如李翹。羅君之知踰于梁肅。是使湘泣血增感。不知天之奪羅君耶。厄趙湘耶。因作後感知賦。比夫翹之作。

或辭有所淺而感有所深者亦無多愧也其辭曰

惟歲庚子西風其涼余未知名悴于遐荒羅君駕輶聿來南鄉其儀鏘鏘其聲煌煌文價沸騰以充四方余將求知冀于道芳始聞好詩風教用昌因貢其有僅三十章始獻刺而登門終覽辭而登堂一見君子婉兮清揚鼓舌大稱發言尤良若金應石類宮入商確謂其藝垂名必當一第匪艱一官乃常吾歸京師子詩在囊公卿大夫吾其首揚去衢赴京道阻且長或經蘇而涉杭或過泗而館揚逢人有言益稱允臧聽者在側視者在旁心怪色變眉伸目張自東自西或昭或彰泊止帝墟厥臂思攘嘗題獻詞公卿之牆奮于異人啓于周行詢我且譽于湘有光將使立事乎清朝受吉乎黃裳辛丑不幸羅君云亡目惟血零心如刀傷上不可窮乎高天之蒼蒼下不可問乎厚地之茫茫嗚呼羅君天胡不祥知我之深曷罹其殃昔梁去世翹旣顛兮且狂今羅奄泉湘亦悽而復惶湘之文莫甚乎翹羅之知特深于梁羅生則余之道兮汪洋羅沒則余之道兮微茫噫嘻嘻嘻天錫余知何始興也而終奪之羅之知兮若是余欲報兮何爲朝夕之池兮余謂可以挹嵌巘之華兮余謂可以持惟羅之知兮雖今日後日徒念茲在茲羅君去兮余將疇依不遇厥德雖恨可追已而已而

雅

聖號雅二篇

法天宋天子所以神也

天監王德莫如宋赫宋道平平莫如法天皇法昊天覆罔攸私達乎鬼方化被孔時維戢維祿維生維育  
被彼蟲魚及爾草木惟命克遂于其有攸。皇振厥猷法天以寧我法我度我經我營或風或雨或雷或  
霆日月昭然奮皇之明霜肅以平露澤以清左右百辟爛兮敷星。皇實法之配道無作始則以寬終靡  
庸度嗚呼下民亦孔之莫皇鑑下土將安將樂皇視四方匪醜匪惡法爾天永民禱斯恪

法天三章一章十四句二章章十二句

崇道皇自道也。

赫赫君道皇其崇之邇彼不教皇實基之維基伊何實以無爲海隅蒼生被服熙熙天下既平狄人既  
庭其棘匪勞神聖以寧無亂斯聰無惑斯明衣裳自垂冕旒是凝蒸哉皇極道靡有息勤勤以暮罔視  
其迹鑿飲自鼓耕食自續維相以歌勿荷後辟皇宅斯道汙汙浩浩賢俊茀茀鐘鼓考考爰熙爾赤爰  
妥其老樂只萬國寧德攸寶皇道靡徹載昭載晰克彼有截萬國是悅皇矣聖朝綿爾瓜瓞是崇是潔  
萬世貽厥

崇道五章章八句

頌

宋頌并序

臣湘言古皇王之德若日月流乾江河注坤烜赫不沒浩浩無息雖鳥獸魚鼈草木動植之類咸

盡性命保合不道。章人憲物橫今蠱古彝倫攸叙。文武不墜。故厥猷塞夷夏。功德弗窮括而書之。爲三墳。爲五典。爲八索。爲九丘。然後謨訓誥誓詩頌銘贊等相繼而興。咸以紀聖人之績。述其行道敷德演教暢化使後世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治而弗忒焉。故稱唐堯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稱舜曰若稽古帝舜重華協于帝。又曰明四目達四聰稱禹稱湯稱文稱武皆有道焉。周公旦召公奭大聖大賢。摶摭雅頌唱聖君賢臣之大業。發五聲八音風騰四方。治則頌亂則刺。聖人之道不爲巖穴之人而拾遺。是以尹吉甫召穆公等皆極宣王之頌。厥後兩漢之名士頗能頌皇王之風。若相如、揚雄、班固、司馬遷尤篤是事。凡炎漢之事迹罔不研極。晉宋齊梁累累有焉。然其時君之道或沿襲之不至。故厥頌之風亦漸微弱。陳隋雖有文學之士。頌爲淫哇。雅正之風遂息。蘋末皇唐發揮帝圖頗延上聖下明。遠邇祇肅斯文既盛。頌聲甚聞。其未及季千跳梧擲六馬奮踶朽索遂翦草草後君文勢頗僻。巫詞淫唱不生清風。頌源蕪汗流失其暢繇是四海之內離析崩散山不連帶河不續礪車旣異軌書復殊文仁義禮樂其將顛耶怨怒哀思紛然聒聰上帝降監矜及下土祚我炎宋綽復其道太祖皇帝率受天命璿璣七齊班瑞羣牧追二帝之道體三代之事流凶舉賢舞羽階陞荆琛湖賚南盡海際比于庸蜀微盧彭濮人聲教一被罔不率服蠢爾含戴久翳倏旭渴飲飢食暑涼寒燠普天之下莫不受福今皇帝纂位立極光照天地浙右士獻太原面縛黃鉞白旄不秉左右天下大定日月所照風露所霑鴻賓葵捧一一

無異。然後張廢禮修墜樂。驅信馳惠。浸仁沐義。宗廟社稷郊祀耕籍之事。歲無虛焉。徇路之器立春以鳴。區宇文物翕然爲變。嘉祥上瑞若麗天者。蟠地者懸于雨露者。附于草木者奇爲禽獸者。豐爲稼穡者。維月繫日。維日繫時。知良史之不遑暇食。至于拳拳待天下賢俊。躬試而親禮。升降黜陟。坦然明白。由是左夔右龍。前稷後契。凡百執事駿奔走。莫不克賢。風教輯睦。天地肅節。易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傳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又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今推尊吾君之道。克定天下。不因流杵之血。守文于域中。恬澹冲寂。恭已南面。姦回汨沈。正直飛舉。誥未出而俗化典將啓。而時行所謂先天弗違。後天奉時者。豈功不出于武王哉。易傳之稱堯舜者。豈止待于堯舜而不待于後之聖君焉。是冥符之道。不在沿襲者。非天與天授乎。故觀吾君者可以知堯舜焉。可以識易傳焉。武王之功既未盡善。夫豈下乎宣王之道耶。詩人之頌宣王。輝煥赫奕。至于今日。而吾君之道。詎宜默默乎。方今左右前後。巖穴藪澤。悉多聰明之人。而頌吾君者莫不衆也。然吾君之功業雖竭。天下之智慧聚。天下之筆舌。豈能罄露其淵奧。故天地之功。百姓日用而不知。惟吾君之道亦然也。然而生其時爲儒冠。而不能薄頌仁聖之業。亦負笑于樵夫爾。臣湘謹清淨心意。盥沐舌髮。稽首穹昊。拜手皎日。撰爲宋頌。以告于神明。其辭曰。

九區混茫。皇天錫皇。羲教農化。助紀華彰。繼華于禹。承禹于湯。比于文武。逮其成康。聖道攸傳。富壽無疆。隋之棄仁。天命不常。殲厥侈毒。祚歸巨唐。唐孫復昏。蕩于四方。民瘼其咨。逾于懷襄。草創中間。崩析滋章。

割山裂川國爲披猖氓不堪命神恫其殃俾宋有圖橫弛堅張日月五辰齊其啓光實維太祖肇基建邦有若有苗逆命弗祥爰整其師赫怒斯揚荆舒旣貢南海趨踰庸蜀微盧雖險無當惟爾曰夏毒靡有流民始克昌屢飢而饌久渴而漿冰極授衣暑煩降涼洎我聖君傳集振芳聖神仁明浩浩汪汪吳人來王并汾攝降服不以戎鼓罔其鎧風雨攸暨如禽集翔湻復天人禮修夏商前正後直左賢右良忠正並驅回邪跼藏鰥恤寡矜寇屏究亡藥蒸石黎法衡度量乃宅孝悌乃謹序庠衣帛食肉罔有攸傷關譏匪艱什一靡龐雖有罟網不罹汙潢雖有山林不亂斧斫雖有權衡民不以強雖有郛郭民不以防宗廟旣清郊社甚莊品物爭瑞史載交相未誥俗化將時合蒼盈耳四海但聞洋洋其雍其熙無施無爲乾坤法之治于垂衣蒙彼蚩蚩不覺不知天下一致夫何慮思清之淨之平之泰之倏變于道殊途同歸偉焉厥圖本蕃益枝百世之後實流其奇史官旣良康哉具書古有吉甫爲宣王詩是故臣湘作夫頌辭聖德形容神明告茲狂斐恐憎少頌史遺

送駕部劉侯赴闕詩 并序

天子富有四海諸侯述職于四方天下爲藩屏者有遠近小大民有奢儉淳猾故天災時數麗其土地有吉凶否泰則政事有好惡險易者雖古亦然當天下之凶否者惟聖人乃能禦之當一方之災祥者惟賢人乃能守之由是聖朝慎四方之選革唐室之故不以隼旗熊軾之貴使有千里必命服讀聖人書行聖人教識天災時數之變知奢儉淳猾之俗察吉凶險易之事者乃能爲之

如是焉始命之于宰相。俞之于天子。亦以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也。廬之爲郡也。不在邊徼。不可謂遠矣。其支邑在商世有放桀之地。在春秋時則有稱唐子者。稱舒鳩者。其爲大亦可知矣。然而其土沃壤。其民侈僭。其風猾。其俗險。六朝之後。兵不及其境。周世宗皇帝下十四城。怒壽敵者。則苦壽而不苦于廬。繇是其土地益富。人民益驕。維屋室牆宇皆丹刻楹桷。玩具器皿皆雕鏤金玉。女服飾皆紈繡珠翠。燕燕然盈且滿。其亦久矣。天子宰相亦知其侈而且驕也。復懼天之惡盈也。將有時數之變。非有道之士。守其土。則廬之民必蕩爲疫鬼。免者無矣。幸而駕部劉侯出于相庭也。天生奇姿。神與明智。尊六經。知四方利害。凶吉變動之數。必察其始終。奢猾險詖之俗。必識其去就。淳化二年。宰相簽牧于廬。帝曰。俞公固辭。帝曰。汝往哉。公再拜駕輶以布天子命。至則示儉約。淳略行禮樂忠信。禁侈制猾。秩然有法度。然而民未知教也。或咨咨而云云。公恐懼曰。若是。則吾知天命之將變矣。明年正月至于六月不雨。民遂困。冬十一月火于城。民復懼。公弗禱弗祈。或問其意。對曰。吾願與廬民禱于今日之後。弗禱于今日之前矣。然而歲雖凶。無殍路之氓。焰雖熾。無逋土之客。蓋守者之賢能禦警戒。俾廬之民皆幸而免也。故民始知天之道。復知公之教。相謂曰。劉侯始示我以儉略。勸我以禮樂。禁我以奢猾。吾謂迫而殘。今天責之變。乃知劉侯之憂我也。故民始咨咨而終怡怡。爲子者父始教弗聽。及其賤于人也。然後知父焉爲臣者君始勸而弗誠。及其殫于人也。然後知君焉。由是奢者從儉。猾者從教。知禮樂忠信之可依也。次年風櫛而雨沐。

雖天之錫亦公之惠則移俗之道俾廬爲康寧之後圖其功與德必煥史牒爲後世之則也未攷績天子有詔將命腹心腸腎也今則升泰階則知夫致吾君子堯舜復何疑哉前進士趙湘始仕爲廬江尉走公麾下幸爲公知聞其去作詩以明之又作頌冠詩之首云

帝有天命四方是宣祥有時數元極則傳愛物在皇惡盈在天惟彼廬墟安寧有年土沃無蠶民驕且專窮侈勿度宄猾相肩彼孽旣盈厥兆斯綿天子眷之丞相竦然僉曰疇當劉侯其賢帝命欽哉布教甚玄儉以示之信以布之侈焉猾焉禁之制之惟公拳拳是民咨咨惟民未知其惡去遲公恐公懼吾知天時將及弗度明年果饑兩師不顧其歲莫支回祿仍怒公豫其知雖凶雖篤弗禱弗祈厥民旣羸愛求其私始惻天變相議而辭公始儉我我莫肯隨公始廉我謂公啓威公實愛我而莫之知洎稟公教里閭相師易侈以儉猾庸悔追逮夫次歲百物咸宜兩奮于畢火藏于離民歌且謠四郊怡怡教民肅祇功德流滋史臣弗遺後世是資攷績未彰徵于帝畿腹心腎腸帝將布其民之懷仁亦孔之微公不我留齋咨涕洟來旣云暮去惟是思湘採民謠播于聲詩